



在黑暗中翻译

【天下书评】

帕斯捷尔纳克曾有言：“一般所谓可靠的译者只能传达出字面意思，无法传达出语气，而在诗歌中，语气毫无疑问就是一切。”那么，怎样才能翻译出诗歌的灵魂？是要强化对原文的理解，还是要强化对诗歌本身的悟性？《纽约书评》前不久刊登的一篇文章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特选编于此，供你参考。

“若要信奉世界文学，就必须信任诗歌翻译。”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这句话，被他的译者之一罗伯特·罗伯特森用到了近日发表的一篇随笔中。

特朗斯特罗姆简朴的用语，以及他对瑞典风光极为传神的刻画，很难用英语来精确传达——如果你的瑞典语不好，就更是如此了。罗伯特森在随笔中描述了这种困难。他告诉我们，另一个托马斯的译者，罗伯特·洛威尔在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时候，对瑞典语只是“泛泛的了解”。罗伯特森讲了自己的翻译过程：他的瑞典女友先逐字逐行帮他翻译成英文，然后为他朗读瑞典语原诗，为他传达其中的“抑扬顿挫”，最后，他再用英语创作出“相对自由”的版本。

这种翻译方法在诗人中并不少见。不过，罗伯特森认为有必要把各方权威人士号召起来，以鼓励这样一种翻译流程，该流程的前提是：假设诗歌由文字的语义层面和语气（或音乐性）组成，单独传达出前者很容易，而要想重现后者，却只有诗人才具备足够的敏感。

文章还说：

在译著《模仿》(Imitations, 1962年)中，罗伯特·洛威尔写道：“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说过，一般所谓可靠的译者只能传达出字面意思，无法传达出语气，而在诗歌中，语气毫无疑问就是一切。”

此处的“毫无疑问”，点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语气总是与内容相关的，如果内容变了，即便措辞和语体未变，语气也会不可避免地跟着改变。笔者能感觉到“一般所谓可靠的译者”几个字中所传达的轻蔑之意：这家伙懂外语，但是不懂诗。

罗伯特森认为英国诗人杰米·麦克肯德里克下面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译者对语言这一形式本身的了解，比他们对具体某种语言的了解更为重要。”麦克肯德里克话里的重点还是非常突出的：翻译诗歌或散文需要

克服一个障碍，那便是需要深入掌握相关的外语，而我们所做的，就是为母语这个更重要领域里的专家扫除障碍，担当他们在翻译路上的清道夫。

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我们最常接触的母语诗歌，发现其中有太多东西超乎了我们原来的想象，我们会在后来读到的其他文学作品中找到呼应，从而明白诗人是如何将这个或那个词的意思进行细微的置换，而这种置换又是如何改变整个作品的语气和情绪。接下来，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所读过的最棒的诗歌评论——他们对语

言文本或者文学文本的阐释，能使得文本呈现出更深刻的意义，能够为一首原本晦涩无比的诗理出其中的逻辑，使得我们对上面所提这些诗人的作品豁然开朗，从其作品中获取更为丰富的体验。

让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有位诗人朋友希望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你来帮他他们的作品翻译成外语。也许你大声朗读了《四个四重奏》(艾略特作品)，一行一行地读，把抑扬顿挫都传达给他了。

可是，在我们大声朗读的时候，对我们的语言并不

是很了解的翻译家朋友，是否能听到我们所听到的？拟声词或许可以。然而一种语言里的“渐弱”与另一种语言的“渐弱”未必是一回事，更别提它与其他文本的呼应关系了，就连它在我们的母语中所对应的声音，也无法领会。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本质上的一个悖论：我们用来获取灵感的语言，也是我们在表达上的最大障碍。母语从某个方面给我们以提示，然而我们想遵循的原文，说的却是别的事情，或者，说的是同一个事情，可在某种程度上却让人有不同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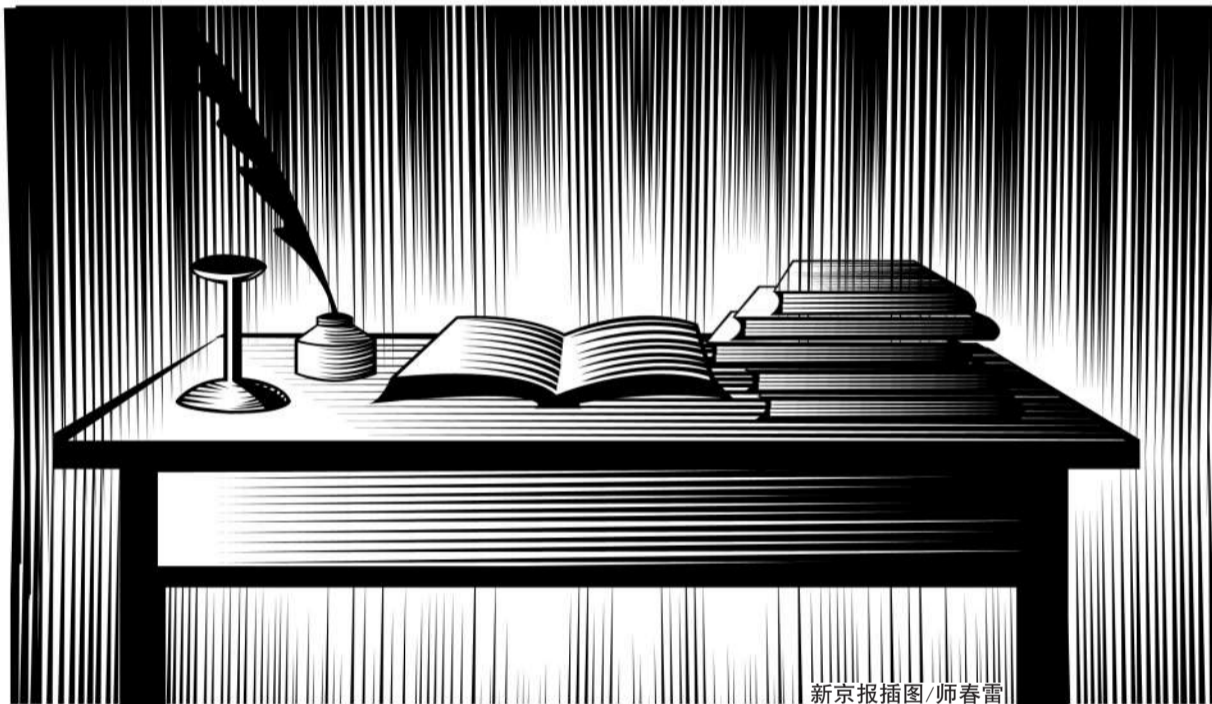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保罗·策兰，他在翻译波德莱尔时感到万分绝望，他认为“诗歌就是语言中那种绝对的唯一性”。话虽如此，对原文语言更深入地了解，常常能让学生在改进翻译的时候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好地理解原文，可以帮助译者摆脱正统语言结构，为他试着去感受的语气寻找新的表达方式——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你用哪种方法挣脱“拘谨的翻译模式”，都要依赖于你对原文精准而直接的体验。

那么，为何信奉世界文学就那么必要？看起来，我们一定要做如此设想：没有哪种文学表达和体验是彻底不可得的；个体的人会受到语言、文化和文学方面的限制，并不代表无法体验到其他文学作品；

而同样，个体的作家也可以被全球的读者欣赏。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才有了各种世界性的文学奖项——如今已有了许多类别。

我对这种抱负及其所激励的一切翻译进程并无不满。我唯一的异议便是，不应该不明智到忽视这一事实：文化是非常复杂、各不相同的，信奉世界文学实际上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狭隘，束缚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在把其他文化纳入简单的同化进程里，只因作品在我们的母语中很有吸引力，便自欺欺人地相信，我们已经接近了国外的体验。

文/蒂姆·帕克斯 译/铁蜗牛



新京报插图/师春雷

【奇思妙想】

史上著名的8个思想实验

思想实验是一种精神上的观念或假想，通常和谜语相似，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用以了解什么是大众思想的一种简单方法。它们像是为思想准备的一份大餐，而且即使思想实验本身也会有无法理解的时候，这并不奇怪。下面是8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与你分享。

1. 缸中的大脑

这个实验要求你想象有一个疯狂科学家把你的大脑从你体内取出，放在一个装有维持生命液体的缸中。大脑连着电极，电极还连到一台能产生图像和感官信号的电脑上。因为你获取的所有关于世界的信息都是经由大脑过滤，这台电脑就有能力模拟你日常的体验。只是，如果这确实可能，要如何来证明你周围的世界是真实的，而不是由一台电脑所产生的模拟环境？

2. 薛定谔的猫

薛定谔的猫最早由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是量子力学领域中的一个悖论。内容是：一只猫被封闭在一个盒子里一个小时，和它一起的

还有一些放射性元素和一瓶毒气。在一小时内，放射性元素的衰变几率为50%。如果发生了衰变，那么会触发一个连接在盖革计数器上的锤子，打碎瓶子，释放毒气，杀死猫。因为这件事是否发生的概率相等，薛定谔认为在盒子被打开前，盒子中的猫可以同时被认为是既死又活的。

3. 中文房间

“中文房间”最早由美国杰出哲学家John Searle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这个实验要求你想象一位只会说英语的人身处一个几乎完全密闭的房间里，房间门上有一个小窗口。他有一台具有英汉翻译功能的电脑，房间里还有足够的纸、铅笔和文件柜。随后写着中文的纸片通

过小窗口将被送入房间中。根据Searle的理论，房间里的人可以翻译这些文字并用中文写上他的回复。虽然他完全不会中文，但Searle认为通过这个过程，房间里的人可以让任何房间外的人以为他会说流利的中文。

4. 猴子和打字机

该定理认为，如果有无数多的猴子在无限久的时间里，在无数多的打字机上随机打字，那么在某个时间点，它们“几乎必然”会打出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猴子和打字机的设想在20世纪早期由法国数学家Emile Borel推广，但其基本思想，即无数多的人员和无数多的时间能产生任何东西的理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5. 忒修斯之船

这是史上最为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描述了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这归功于不断地维修和部件的替换。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部件都不再是最初的那些。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还是原来的忒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新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

6. 爱因斯坦的光线

很少有人知道爱因斯坦著名的狭义相对论是受到他16岁时一个思想实验的启发。在他的著作中，爱因斯坦回忆到他当时幻

想在宇宙中追逐一道光线。他说如果他能够以光速在光线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光线在空间内呈现为“不断振荡但停滞着的电磁场”。对于爱因斯坦，这个思想实验证明了作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观察者，在有相同定律和一个相对于地球静止观察者的情况下，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7. 定时炸弹

如果你关注近几年的政治时事，或看过动作电影，那么你对“定时炸弹”实验肯定很熟悉。它要求你想象有一个炸弹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在你的城市中，并且倒计时马上将归零。城市里有一个知情者，他知道炸弹的埋藏

点。你会使用酷刑来让他吐出情报吗？

8. 空地上的奶牛

这是认知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实验。实验是这样的：一个农民担心自己的奶牛走丢了。一个送奶工看后，让农民不要担心，因为他看到那头奶牛就在附近。农民于是自己去看了下，并看到了熟悉的黑白相间条纹。过了一会，送奶工去确认，那头奶牛确实在那里，但它躲在了树林里，而且有一大张黑白相间的纸缠绕在了一棵树上，显然，农民把这张纸错当成自己的奶牛了。问题是，就算奶牛一直在那里，但农民说自己知道那头奶牛在那里时是否正确？

译/bio1091